

光明叢書之一

最後一顆子彈

蕭非



光明叢書之一

最後一顆子彈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（初版）

著者 蕭非等

出版者 文學青年社

發行所 文青社

總經理 國際書報社

上海四馬路三九三弄五號

全國暨東三省台澎蒙藏各大書局均售

明燈

周 揚

因着全面戰爭的開始，因着戰略上的關係，因着國軍的奉命撤退，我們的家鄉便在抗戰後的
第一年淪陷入了敵手。

照說，我是不願意回到黑暗重重的故鄉去，做那魔掌統治之下的「順民」的，可是不幸得很，我的父親在家中病故，做小輩的當接着這個震驚的噩耗後，只好星夜回家奔喪。坐着火車，船，我在小緒慣亂中返還了久別的鄉間。

喪事料理好以後，爲了守孝，我只得在鄉下就身下來。

在鄉間，沒有事的時候經常同了幾個姪兒，到西城去遊覽。屢次經過我兒時的學校，便引起了愉快的回憶。這學校，現在也正是姪兒們的母校，有一天我鼓足着勇氣，決定去參觀一下這與我睽隔了近十年的所在！

校門依然向着清徹的河流，外面也依然圍着鐵欄杆。只是進了門，看見院子那邊的禮堂，布置得一切使我異常吃驚。雖然正中掛懸着孫中山先生一幅肖像，而把「革命尙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」的標語毀去，代而掛之的則是「和平反共建國」「……………」等等的字樣，這叫我看
了之後，不禁冒出了一身冷汗。

禮堂的北邊，是教堂與寢室，和從前一樣的分配，但那已經不是我們讀書時候的舊式雙層樓。隔在是洋房了，且也顯得建築的年代蒼老了。

姪兒拉了我的手朝內走去。因為是休假日，除了一個年輕校役看守着門戶外，沒有那雲天真無邪的學生。我走進校舍的心臟地，祇見禮堂的西南，從前我們那所操場，現在可縮小了，橫在盡頭的，是一個荒涼的小池，周圍栽着高大的倒垂的楊柳，供給學生們納涼，散步，當作校園。這地方是改變了。

這學校的整個，總之已經改了樣，不但在建築方面，就連組織和課程也全都改了模樣。

譬如：我們那時是沒有女教師的，現在已經有了女教師了，譬如從前我們要紙筆須向一位教席領取，現在他們有了消費合作社了。這是屬於組織方面，說到功課，姪兒告訴我他們校裏的理化已經有了實驗室，代數已教到二次方程式，還有主要功課中，近來又添了日文教員，專教學生們「阿伊烏哀屋……」的流行語文，所以大部份孩兒都能說幾句「瓦太古西」「阿那帶」「阿里加朵」之類的東洋語。其實這是侵略者從間接漸趨直接，已要把中國孩童的頭腦實行改造。我想起這淪陷區教育的毒化，不覺站在操地上楞了起來。

遠遠地走來一位年約三十的人物。我姪兒見了他，老遠就招呼道——

「章老師！請你過來，我替你介紹我家二伯。」

被叫做章老師的掛着和藹的笑容走來了。我經過孩子的介紹，我們握起手來。一陣溫暖傳到我的手掌中，他熱情地道：「我們這裏很散漫，簡直不像學校，像一座鎮壓孩子的重塔。」

談了幾句，我覺得這個人的直率的脾氣，毫無一絲矯揉造作的形態，不禁對他無形中激起了好感。漸漸的，他領我走進圖書室，在沉靜的這間小屋裏我們談起天來。我知道他的名字叫章健，本人在這裏教書完全出於地方人士的強迫，他受過新文化的洗禮，自己何嘗願意在日籍校董

的重壓之下幹那強施奴化的勾當。他最後吐了一口氣，道：

「我相信我的頭腦是不會麻木的，在可能範圍，我決不戳殺這羣學生，讓他們的嫩芽一支支的枯萎下去。」

我對他的談吐深深感到了欽佩，我說：

「年青人，只要不爲物誘所控制，總有一天我們會魁生的。」

「是，我也就是這見解！」

初會，我與章健就談了兩個小時的天，天快下雨了，於是我告別回家。

這次之後，章老師也彷彿在冰窖裏發現了我這溫暖的一環，他好幾次叫姪兒帶了紙條來，希望我能答應他第二次的聚談。但是，當我聽見姪兒說到他們那日籍校董的暴虐的故事，我已經沒有這拋頭露面的膽氣，在鄉間爆發我的本能。

時候過了半個月，學校裏出了一種小刊物，一半是讀本，一半像壁報，定名叫「明燈」。我的姪兒帶回來給我看，他還道：「這是章老師主編的。可是他的編寫工作真艱難，據說怕東洋校董看了鬧彘扭，他是在半夜裏借着洋燭的光騰寫成功的。」

我讀着，開頭第一篇就是題叫「給學生們的公開信」。這信中充滿了活力，充滿了許多熱情的句調，我幾乎是疑心我的眼睛看花了。再看到裏頁，還有一首詩——「慈母曲」，大概讀末地寫：

「我們是一羣失了依靠的孩子，

親愛的慈母到了遠方，

將我們撤下！

在苦難中忍受，血的日子，

記住，混身的瘡疤！

記住——

混身的血蹟！

孩子們，不要可悲吧，

過了這長夜，

慈母是會回來的。」

學生們朗誦着這首詩，當作了課本。每個角落裏充塞了這沉長的韻律！

我對章老師懷起了熱烈的感激。他除了這之外，還教學生們唱宏亮的歌曲，演優秀的劇本

然而一個月後，當秋菊在籬下開着花朵的時節，我聽到一個意外的報告，說章老師給日籍校董認為思想不正押進憲兵隊去了。這段話從姪兒的嘴裏傳來，我問他事情的起端是怎樣，我那姪兒拭着淚，用悲切的聲音向我傾吐着案情的始末——

事情的發動，首先應該說到那張小小的刊物「明燈」上去。

一個下午，說起來事情太不巧，這是「明燈」第一期出版的後一天，章老師因為看到學生們對着「明燈」熱誠的擁護，他開心得留戀在操場上忘記了課程的開始。章老師本是我那姪兒一班的教員教師，由於他的多才，平常就造成了黃老師——一個日文教員的妒忌。黃老師其實也很年

輕，但他就沒有章老師的大度，他在全校中是課程最多酬報最薄的一個，他知道校方的全權掌握在矮子校董的手裏，他總想驅逐了章健，可以佔領他的「級任」的寶座，於是眼見章老師的作為，便有了一種惡意的預謀。

矮脚校董挾着大皮包，穿了草綠色的制服到校來了。

這一個鐘頭，黃老師沒有課。

黃老師就拉着笑臉，一擺擺的走進校董室。

黃老師進去的時候，和出來的時候，一張臉兒完全變了模樣。他手裏挾着的一份「明燈」不知怎樣會落在校董的袋裏。

散了課，校董的蘋果臉變成了橘子色，從面頰一直紅到耳邊，他的皮鞋聲響了：「各，拓拓……」他關門的聲音也特別重，像打雷，像開炮，「蓬」的一響，他就吊起喉嚨叫校役。他吞照阿二去喊章老師！

三分鐘之後，章老師站在校董室裏聽訓話，像個吃官司的罪犯。校董把那張「明燈」在他臉前揚啊揚的，連聲說：

「那個不行，太不行，你思想不純正，我要偵查你的行動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章老師沒有強辯，可是也不算吃驚。

矮脚校董大為氣憤，他拿着「明燈」執問章老師——

「這是誰叫你瞎寫的？沒有通過我的主意你如此猖狂，那是思想的越軌，你知道嗎？」

連連問了兩遍，可是章老師還站得直挺挺地，沒有屈服的樣子。

校董摸摸下巴，聳着肩膀道：

「你這個人，很像老資格，你拿渝方的津貼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章老師這回開口了。

但是校董還是繃緊着臉，一句逼一句道：

「我不相信，一個沒有拿渝方津貼的人是決不敢這樣放肆的。」

這時候，黃老師假作解圍，又跑進校董室去了。黃老師的行爲真太卑鄙。他看見校董的那股率迎的樣子，真使章健看不慣！章老師不要他來排解，最後說：「如果貴校董對我不滿意的，儘可命令我離開！」

校董一百廿分惱怒了，棹子一拍大聲道：

「有這末便宜的事。你是反動份子，危害我的學校，送你憲兵隊去。」

章老師這可着急起來。

他看見校董鬧脾氣，他聽見校董打電話，講了一套聽不懂的東洋話，隔不了一刻鐘，三個憲兵握着長槍，如臨大敵似的趕了進來。

章老師臉色蒼白，就這樣，就這樣……他被抓了出去，失去了自由。

足有一個禮拜，章老師一點消息也沒有！可是黃老師特別興奮，而且昇了「級任教師」。全校的學生急得沒有辦法，出了一筆錢資通一個火夫，給章老師送進一包乾點去。據那火夫

出來說：姓章的已經挨了三次打，有一次給兩個日兵扭倒在地下，爬在他身上用皮鞋去踐踏，姓章的身體受不了，人昏過去十餘分鐘，後來用冷水噴了才醒的。

「現在呢？現在章老師的情形好一點嗎？」

火伙搖搖頭說：「他吐血了，整天整夜的咳嗽，人比柴還瘦，臉色也憔悴得可怕，看模樣這個人是不久了。」

我的姪兒聽見這篇話，哭着，哭得很悲痛！

之後，我回到了都市，逃了這可怕的鄉付，連頭也不想回顧。

但是半個月後的一冬夜，我從一家戲院裏看了舞台劇回到寓所，一個僕役送給我一封信，拆開一看，是姪兒的來函。他告訴我一個更慘的消息，說他們的章老師死了。是死在獄中的。

另外他把那份「明燈」寄給了我，他說：

「你也愛讀這張明燈小報，就讓你留着做一個最有價值的紀念。」

我把這張小小的出版物拿在手裏——

我的眼珠一行，兩行的掛了下來。

女英雄吳萍

丁 蘭

武漢淪陷後的第二個周年，也正是南京偽政府慶祝還都最瘋狂的一年。這種把戲一直從白門蔓延到了漢皋，幾千百個甘心附逆的傀儡與高采烈，在當地計着進行慶祝的節目，看情形，想把他們所有的醜態完全暴露出來，讓老百姓永遠記住這個瘋狂的一頁。

那時，我們這青年團剛從鷄公山下開拔，原定十天之內趕回武漢的。

我們這一隊人最堪注目的，是兩位女問志——駱鳳敏與吳萍。駱同志當年在燕大，本是一位高材生，英文根底不錯，所以她但任着我們全隊的通訊諜報工作；她是常駐在隊中不大離開這個崗位的。吳同志由於天性的好動，喜歡過那浪式的生活，因此遇着男同志們所擔負不了的事務，她能够不辭巨艱地擔任下來的，悄悄去幹着。不止一次及兩次，在那慘爛的成績表上展開了光榮的成就。

在開拔前進的中途，天忽然下起雨來。

我們被阻在大別山下躲過這場大雨，到孝感的那一天，計算時日早已超過了預定，因此我們焦慮起來，怕到達武漢之後他們這慶祝會已經時過境遷，那才辜負了這次重大的任務。

平漢線的鐵軌靜靜地橫互在原野上。

雖然有些地方通過山道，但在湖北省境內，比較很少險要的構築。本來，我們如果在平時要想趕往漢市的話，就沿鐵道線步行也可以通達的，可是現在的沿線都成了敵人的據點，爲着要不

使我們在行動期中遭遇戰鬥，所以大夥兒繞道小道，向那目的地而去。

一個陰霾的下午，終於進入了漢皋的外圍。

在一所小村裏，我們住了下來。

村民們給我們的熱烈招待，這是使我們永久拋忘不了的。

我們在傍晚，因為沒有多帶營燈的燃點油，村民們從四面齊心的送來了；我們須要多量的燃和炊具，還沒有過於明顯的要求，村民也就自動的送了過來。他們說：這村坊上雖然曾經受過敵兵兩次的掃盪，與那時打游擊的軍隊開過一仗，把西村三埭民房燒毀，可見他們是願意忍受這種劫難，並不因而見了國軍們覺得忌憚的。這些現象，代表了戰後軍民合作的鐵證，在我們當然十分喜悅而深深向民衆感謝的。

那一晚，我們爲了要把工作分派一下，就在微弱的燈火之下集會討論。

照我們的領隊司徒同志的意思，想趁着僞逆開始慶祝的前夜，我們儘量混跡於市區，用文字宣傳上的種種技巧來促使市民的自動破壞，可是駱鳳敏對這個辦法表示了否決。

司徒隊長用奇異的口吻問她道：

「如果依了駱同志，該怎樣推進行步工作呢？」

駱鳳敏站了起來，沉着地說：

「若是文字的宣傳還能抑止民衆的情緒，那照這計劃去實行是最適合不過的一件工作，可是到了現在，僞方的各個組織已在這一年歲月中滋長了統治力，縱是人民的消極，他們儘可能以惡勢力來強迫，這時候便徒然浪費了我們的苦心。所以本人的主張，希望放棄空洞的做法，而從事

於實幹工作。」

這話說畢，吳萍同志相繼地站起來，舉着她的手臂：

「我很同意賂同志的見解，當前要做實幹工作，給予他們直接的警覺！」

原則決定後的一步檢討，便是形式問題——

「用什麼法子去警惕僞逆呢？」

各人運動着自己的智慧，不久，却被吳萍想出了一個行動的骨幹，決定在事前來一次恐怖的警告，企望他們把聲勢自動泯滅下來。被當作警告的對象，正是偽籌備會中擔任要職的方專員。計劃是再縝密不過的了。祇是誰能冒這個危險呢？當決定人選的時候，吳萍同志不用大家的推舉，她已經毅然向大家陳明意思，自願擔當這個重任。

掌聲交響着，吳同志受到了一致的贊許……

長夜的後面便是黎明。

隔天東方微明的時候，吳萍已經準備了一切，本人經過一番人工的化粧，沒有向大家告別，便悄然走到那都市的腹地。

武漢，包括着漢口與武昌的總稱，其實她所要去的地方並不連武昌也在其內，當她通過漢市的進口線走到腹地之後，臉上已經露出了會心的微笑。吳萍的一副打扮，本來今天是不容易給人看破的，她肩負着一隻小箱籠，穿得很樸素，誰也會信相她還是個城外的姑娘。當天，她就在一家三等小旅館中存身，化了原名，叫作趙王氏。那是個多麼平凡可笑的化名啊！

離慶祝開始的日期一天迫近一天，祇有三日功夫了。

負起了直接使命的特派下來的方專員，正假座一家中學校作為辦事的所在。這學校門口，時刻都有人前去商酌，車輛從門首停到遼闊的街心，就這車輛陣容的壯觀，已可斷定他們內中情緒的緊湊了。

街頭巷尾到處貼着布告：要民衆大家慶祝。然而民衆真的會慶祝嗎？他們頭腦並沒有完全麻木，至多不過是強顏歡笑罷了。

所謂「慶祝會」的前奏——
就已變作了偽逆的喪鐘！

吳萍根據着原定計劃，和祕密進入市區的伙伴們取得了聯絡，他們每天在那學校的四端窺望，在叛逆們趾高氣揚的情勢中，想不到已給這羣年輕人監視着。

那是一個放晴的上午。

因為現在是慶祝日到臨的前一天，所以這地區「新貴」們來往更勤，七八個武裝偽警守在門口，一會兒，燒着木炭的劣等摩托卡開來了，一輛一輛的馳進校門。接着便是些民衆團體，送了許多祝賀的花籃和禮品來。這些團體都是被壓迫的，是不自動的，因此在假意的呈獻中，他們是掛着一包酸淚的。……從上午到午後機關和民衆團體不絕於途，代表們有男的，但也有女的，吳萍看見這情形，心上便生出了一條計較。

下午三四點鐘模樣——

一輛洋車在這大門口停下，偽警朝車上一望，只見一個年約二十的少女，穿了件藍布褂子，頭髮梳成兩條辮子，跳下車，就把一隻引人注目的大花籃拿下來，趨上前來向那偽警彬彬有禮的

道：

「請問方專員可在裏邊？」

那警士朝女的上下看了一遍，和悅地點頭道：

「方專員在辦公，你們是哪個團體？」

「職業婦女協會。」

「幹什麼？可是送這慶祝花籃嗎？」

「是。——」

當偽警給她通行入口之後，那女的提着大花籃進去了。這位女性——吳萍用着機警的眼光，當她走過校門的通道，盤過那正中一道矮冬青的時候，前面就是禮堂了。禮堂兩旁依然有武裝警員守着門，不過對這個年輕的少女並沒有加以過份的注意，讓她把禮品帶進了禮堂。

左邊的專員辦公室裏，這時喧聲溢於戶外，並且在空氣中，散發着一股強烈的酒精味，和刺激的煙霧，門一開，籐椅上坐着那個胖臉的傢伙揚着杯，向幾個矮脚的東洋鬼子交觴歡呼着。一個門警遞上一張巨大的「團體卡片」去，胖傢伙看了一下，笑縫縫問道：

「那職業婦女協會的代表，可也是個女子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叫她會客室等着，就說我方專員有話要訓示。」

又一聲「是」。偽警士退了出來，把門兒闔上了。

吳萍的大花籃，被置在禮堂演講台的桌旁那最顯著的地方，因為這東西最受人注目的緣故。

她對它笑了笑，暗想：但願裏面置着那顆小型金屬物照預定的時間，發生出最大的力量。當吳萍微笑的時候，那警士要招待她進斗室坐下。本來，她想乾脆地幹一下的，可是她覺得一人力量的渺小，就在這時她推說會務很忙，留下一封致方專員的公函，交托那警士，便離開了這卑鄙的地方。吳萍任務完畢，她回到寓址向同志們訴說情由的時候，也便是那邊的方專員與敵方兩位指導員將要入席的時候。

吳萍看着手表，她興奮地說：「還有一分鐘，還有五十秒……」

在這邊，方專員已經站到了講台上，他向座中的來賓們一鞠躬，拉開血盆大嘴道：「友邦指導官長，諸位來賓，今天，今天……是我們這個慶祝籌備會將要結束的最後一次集會……明天……明天的大會，在，在……」

但是吳萍手表上的秒針並不停滯，在她的英氣勃勃的臉上，掛着緊張和歡騰，她急急地噙道：「四十秒……還有二十五秒……」

這時候，方專員在那邊的台上却依然興高采烈：「我們真應該感謝友邦的合作，在明天……這個普天同慶的還都盛大典禮……典禮……」

可是時機熟了。

演說台前的花籃裏，那金屬物冒煙了，在沉靜中，忽然，忽然……但是方專員還至死不悟：「我們這個歷史上偉大的慶祝，慶祝……」

——轟隆！

這聲巨響終於準時爆發了，全屋子的煙，鐵片，火藥四濺了。

方專員倒下，椅，桌子和茶點滿了一屋子。塵上的來賓在前排的幾個，手沒有了，他們的腿呢？皮鞋呢？……不知被炸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一陣空前未有的大紊亂中，一個東洋指導員攢在椅底，另外一個血流着倒在地。

秩序大亂，像排山倒海般地，未遭誅伏的人們向四處亂竄，喧嘩着，成了一片悲哀的慘呼。偽警們雖然受過訓練。拿着從民間搜刮得來的餉銀，可是在這時候却是只顧躲避，誰也不能盡着他們的天職。

這消息，當天就傳遍了各地，但第二天的報紙上依舊是「隻字不提」的。

祇是這個所謂「慶祝大會」的展開，原有一百分的興奮狀態減退了一半，到會的人們現在也是擔心着死神的襲擊。會場上，祇剩了稀稀寥寥的百來個「順民」！

另一方面，在市郊的那小村莊上，司徒團長却給吳萍襟上親手插了一朵鮮花，鮮花的底下繫着——女英雄吳萍！

——女英雄吳萍！

同志們一齊鼓着掌，把吳萍圍在興奮的核心，展開了旋舞！